

为城市文化软实力补给“思想钙”

——访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刘世军

1月20日，文汇报上提前一个月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哲学“东方讲坛·文汇报讲堂—哲学与我们的时代”演讲季的半版预告，当天便引来不少关注，东方讲坛和文汇报讲堂不断接到电话；随后几天，“上海发布”微博发布了哲学季内容，两处的求票电话就一直响到年关。如果说微博是民意的某种“PH”试纸的话，我们听到的一种意见是“阵容蛮强大的，不过题目似乎还有些老套。”即将呈现给大家的是一种新的尝试：专题讲座专业人群，互动方式移动传播，问题导入哲学切入。成功与否，交给听众来评判。

为此，我们采访了这次哲学演讲季的总策划——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刘世军。

文汇报：在上海的市民几乎都知道“东方讲坛”，这次的特别策划风格有所不同，是出于怎样的想法？

刘世军：这是东方讲坛顺应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增强文化软实力的主动探索。东方讲坛从创办到现在已走过了十个年头，作为一个深受基层群众和广大市民欢迎的讲座品牌，早已走进了千家万户，融入了这座城市文化血脉。经过10年的探索，我们把讲坛打造成为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主阵地、公共文化服务的大平台、社会科学知识普及的大课堂，正是这三大功能的承载使东方讲坛成为上海的一个独特的文化存在。“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钜”。东方讲坛要有更好发展、更大影响，必须打破僵化、固化思维，克服倦怠、自满情绪，在保基本的前提下求突破，在积极探索中求创新，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努力在讲师队伍建设、课程建设、组织创新、影响力提升等方面取得新突破，不断推进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手段创新。这次系列讲座的推出，是一次探索和试验。

文汇报：在这个快速变革的时代，谈论哲学问题，似乎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作为一个大众讲坛，推出哲学演讲这个冷话题，有没有担心无人喝彩？

刘世军：当然这是一次探索和冒险，任何一种冒险都蕴含着创新的梦想，这就是我们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东方讲坛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它的成长必须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听取时代的召唤。我们推出哲学演讲季既是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领导干部哲学学习的号召，同时也是满足社会需求的必然选择。正如您所说，这个时代是一个快速变革的时代，在这种快速变革中我们中国人形成了一个伟大的愿景，这个愿景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实现中国梦，将是一项震撼人心的壮丽事业，我们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们必须明确，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只是经济上的复兴，同样应该是文化、精神和哲学的复兴。当我们暂停快速前进的车轮观察一下同样忙碌不停的世界，我们会发现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不足以支撑这个伟大的复兴。我们会强烈地感到，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必须要有哲学的眼光和哲学的思维，要整合社会的价值和认同、提升工作和生活的意义离不开哲学的关照。当然，哲学同样也是治疗我们“本领恐慌症”的一帖良药。从现在火爆的报名预约中，我们已深切感到，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文汇报：东方讲坛选择与文汇报讲堂联合推出哲学演讲季，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吗？今后会不会有更多的合作？

刘世军：媒体对于这个时代的意义众人皆知。通过媒体的传播与再创造，会成倍地扩大讲坛的受众面与影响力，加强与媒体的合作是东方讲坛实现新突破的重要途径。当然与媒体合作不只是把讲坛的内容简单搬上媒

体，而是双方共同的一个创造过程。这些年来，我们从题目的选定到讲座嘉宾的选择，从演讲风格的确立到内容的最终呈现，期间所进行的讨论、争执和激发出的思想火花、好的创意，已经证明了这种合作的意义和必要，所谓功夫在台下就是这个意思。“文以载道，汇以厚德”，选择文汇报就是选择文化的品质”，这是我们对文汇报的一个

评判与期待，文汇报讲堂不走所谓的“明星路线”，一直坚守一些平实的好东西，剔除浮躁，不搞夺眼球的“讲座秀”，这也是我们能够合作的一个前提。东方讲坛是一个开放的讲坛，在上海标志性的文化地标举办更多的东方讲坛的讲座，应该是我们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也是开展合作的基本取向。

文汇报

为何要成立文汇报讲堂俱乐部——

服务升级 互动分众 享受移动

2014年一开场，文汇报讲堂就以“哲学与我们的时代”系列讲座重磅拉开了新年序幕。与之同步进行的是文汇报讲堂俱乐部核心会员的招募。

我们听到不会数字化操作的老听众的抱怨，也听到初次到来者的不耐烦。

其实，仔细一看，就会理解我们其实是在为大家做更多的服务，并希望大家进入“互动分众、移动享受”的高一级阶段。

由于讲堂近7年来秉承的“嘉宾高知名度，话题高含金量，服务无微不至”风格，已经覆盖了2万多人次的现场听众，数据库里至少也有3000多个邮箱。但是，我们总听到有更多的问题需求，有更多的现场人员需求。我们也意识到每场听众层次不一，互动时间不够这些矛盾。作为一个学习型平台，我们希望带着用户共同享受技术带来的便利，同时在虚拟的弱关系中，通过线下更多的人际交流，起到深入沟通效果并通向“强关系”。

首先，今年增加了俱乐部活动，意味着我们工作量翻倍，因此，有些活动会是合作、或内部或者非公益，用户范围是有限的，但精神产品品质不变，比如哲学季的七次演讲，还会有更多内部讲座。其实是增加了数和量。

其次，在俱乐部核心会员中，会更多地展开互动的服务，可以和嘉宾对话，可以共同策划，那就需要具有专业素养的俱乐部核心会员起到更好引领和凝聚作用。

第三，服务好大家是我们一贯的原则，为此，设置了多层面的内容传播，现场、微信、报纸、音频、视频，许多是极为便捷的移动互联网方式。从学习型平台而言，凝聚更多有互联网精神的受众才是讲座可持续发展的标志，过去一年，我们开设可多次新媒体学习班以消除“数字鸿沟”。而线下核心会员之间的资源共享，也是不少用户衷心希望，我们愿意搭建这个免费平台。

如果有意愿成为核心会员者，关注“文汇报讲堂”微信公众号账号，或者咨询wenhuijiangtang@163.com。

文汇报讲堂

文汇报讲堂全媒体传播



文字版讲堂

讲座后的一周内整版刊登于文汇报。版面含有主题演讲、嘉宾对话、听众提问三大版块。图文并茂，精华浓缩。可登录<http://whjt.whb.cn>查询。



声音版讲堂

讲座后的3天内上传“喜马拉雅”客户端上的“文汇报讲堂”，智能手机用户可以通过下载“喜马拉雅”客户端，收听最新“文汇报讲堂”以及往期讲堂音频。



网页版讲堂

最新讲堂消息、报名信息、嘉宾简介、讲堂小报、见报时录、视频以及直播等信息，敬请登陆文汇报网-活动日历(<http://www.whb.cn/zhuzhan/jiangtang/>)



微信版讲堂

“文汇报讲堂”微信公众账号滚动推出讲堂系列产品：讲堂预告及演讲亮点；历届嘉宾最新观点；演讲前后问题征集。

(上接第2版)回放了一幕，吴晓明笑着说“这里看出中国人对不动产有独特的领会方式，所以，单从经济学角度去借鉴美国的房产政策、东南亚方式，最终都会反弹，因为没有考虑到背后有着中国购房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从马克思主义必须回归高度的学术性，到反思“外部反思”思维在社会科学界的无形渗透，到房价背后的经济学单一思考带来的治标不治本，吴晓明旁征博引，意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宗旨在于“揭示并切中现实”，而这个现实必须在高度理论的引导下方能完成得更有效。期间，与学术对话，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所在，这也是他研究马哲的出发点和最高点。

对话转型社会： 需要深入于当下中国的生活百态

在21世纪的普通民众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被贴上了许多标签，但在吴晓明这样的专业研究者而言，从1980年代走来，在挖掘马克思主义所

指向的“不可遏制”的文明可能性中乐此不疲，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断与转型社会的生活源头“对话”。

从教30年，吴晓明始终坚持本科生教学，吴晓明对学生的厚爱无人不晓，坊间甚至流传着“只要请学生出面，没有吴老师不答应的事情。”2013年12月，他获得了“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是复旦大学十年内的第二位获得者。对此，吴晓明说，目前社会处于很独特的阶段，和学生交流就是和社会交流，哪怕是学生的眼神也能帮助我们做学术有取舍。吴晓明说的学生也包括国学班、西学班那些干部和企业主，“虽然他们未必有理论体系，但生活和工作经验让他们有更深体会。”

曾任复旦哲学系系主任、哲学学院院长，如今又是上海市哲学学会会长的吴晓明，对于如何让马克思主义对话转型社会更有主动权。学术的传承是第一步和基础，为此，他不强调哲学学院要招收更多的学生，“我们的哲学公开课，在复旦大学一直是名列前茅的”，承担“守护思想、引领时代”使命的哲学学院“让更多的学子具有哲学思维，这才是首要的”。吴晓明铭记着谢希德校长所说的“复旦不能没有哲学

系”，也受着193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所说“如果芝大没有神学系，就不要办大学了”的鼓舞。回顾1999年至2004年，2006年至2011年两段哲学系、院负责人经历，吴晓明觉得争取到3个一级学科的国家重点学科只是所有同仁的积累所致，更骄傲的是“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和人际交往。”“引进10个学术骨干，但是本院的人没有一个离开，大家都能安心做学术。”

在全市的哲学学会这样一个学术机构带头人位置上，吴晓明更强调哲学对上海文化建设的参与作用，“上海的文化建设不仅仅是文化产业。”中国处在巨大的社会转型期，许多具体问题的解决都会很棘手，同样也是高度哲学化的，“雾霾可能关于环境科学，经济学，同样也是现代化过程中对自然限度的思考。”从大道理上，需要学者做学问，但生活中民众的困惑，就需要哲学工作者将这些问题整理后提炼出来，以此促动全体社会的“改弦更张”。

1830年代，托克维尔前往美国考察刑法和监狱制度，回国后写下了《美国的民主制度》等极有前瞻性的书籍，引领着一代法国知识分子，1852年又在在

量考证后写下了《旧制度与大革命》，“我们的时代也处在一个巨大转型期，1840年以来的寻求富强、复兴之路，并没有结束，我们时代需要像托克维尔这样的参与精神和高度。”

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麦克莱伦在2006年版的《马克思传》第4版中写道：由于有力地综合了历史、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成为19世纪最重大的思想成就之一。当萨特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哲学”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很多思想已经进入到了（虽然是毫无意识地）我们现在对世界的看法之中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都是马克思的同时代人。

对于吴晓明而言，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代的密切关联的开放性，唯有不断地与这个时代对话，与马克思同时代和之前、之后的西方哲学家对话，与当代鲜活的现实对话，这也许就是挖掘马克思主义“不可遏制”的当代性的必由之路，也是时刻与马克思主义对话的丰富所指。

为此，如同当年发自内心的选择一样，吴晓明依然会带着岁月积淀的厚重的激情，去对话，在对话中抒发家国情怀。

文汇报记者 李念